

大礼堂之美

——记冬日午后游清华大礼堂

■ 吴绍轩



一个冬日的午后，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清华园。学生数人随老师进行了一次颇有意义的小游。说是小游，是因为我们的观赏对象仅为大礼堂；小游虽短，带给观赏者的启发却不简单。

大礼堂是清华师生最熟悉又或许是相当陌生的地方。熟悉的是我们常常经过这里、走进这里，陌生的是我们又很少有时间、有心境驻足欣赏，玩味细品。毋庸置疑，大礼堂是美的。美在哪里？为何而美？即使是最熟悉她的人也不一定给出完整的答案。我们以特意的心境去欣赏，或许有所感悟，但并不特意追求唯一的答案，因为美的意义就在于个体独特的体验。美感因为特别而存在，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捕捉心灵悸动的瞬间，

尝试凝固绝美的刹那。

大礼堂之美，美在形式典雅。大礼堂的美首先在于其建筑结构之优雅、设计之精美。大礼堂位于清华西区早期建筑群的核心，与图书馆、科学馆和体育馆合称为清华大学四大建筑。从建筑审美的角度看，大礼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20世纪20年代前后，美国建筑师墨菲主持设计了大礼堂，其整体形式仿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样式。大礼堂内分上下两层，外设穹顶、铜门，门廊伫立四柱，气势宏伟，意蕴典雅。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古罗马帕提农式穹顶和古希腊爱奥尼式廊柱。这两处设计充满了典雅气质，壮观而不失柔美，庄重而不乏细腻。环绕一周，

大礼堂的不同侧面皆呈现出不同景致，或因流水潺潺而尽显柔美，或因河柳扶风而优雅不凡，或因藤蔓攀爬而神秘诱人……欣赏风景，因季节交替而有所不同，即使是同一气候，也因光线、风候而异。审视大礼堂的建筑构造，其线条苍劲有力，平面图案简洁而不单调，立体纬度丰富开阔。仅观形式，大礼堂即以其精良之构造令人折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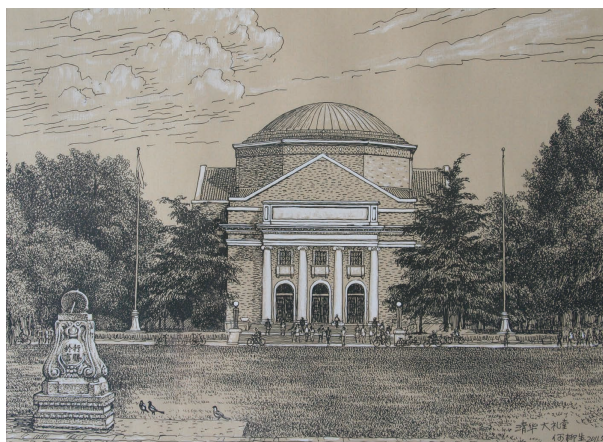
大礼堂之美，美在意境开阔。历史学家何柄棣曾与其他仿造建筑进行对比，认为还是大礼堂更胜一筹，“清华大礼堂，因有南面无限的阳光和开阔草坪的‘扶持’，显得格外‘洵美且都’”

（何柄棣，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）。“洵美且都”取自《诗经》中《郑风》中一篇，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。”此文讲述贵族男子与女友出游，赞美了女子容貌的美丽和品德的美好，热情洋溢又情感真挚。论及娴雅精美，大礼堂门廊采用古希腊爱奥尼式设计，本身就寓意女子柔美静慧，彰显了世人对女性独特气质的推崇。而其南面草坪开阔齐整，整体风格舒展清雅，更衬托着建筑本身的风采。行至草坪前，游人无不驻足欣赏，由衷赞叹。四季更迭，草坪或盛或衰，但其视野之宽广、风格之清新，皆为礼堂之美锦上添花。

大礼堂之美，美在历史积淀。游美肄业馆自1909年开始筑围墙、建校门、修缮工字厅等。校长周诒春大张旗鼓进行校园建设，并倡导“要建设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大学”。那时中国与世界接触日渐频繁，彼时之清华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，折射出时代气息。这样的历史积淀需要有心人发掘，史海拾珍固然辛苦，却有意义。唯有充分了解建筑的历史背景，才能以“同情”之姿态感同身受。大礼堂看起来美，她的故事听起来美，有历史的大礼堂更美。

大礼堂之美，美在人文底蕴。据说，19世纪初杰斐逊总统在设计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那种大草坪的“空地广场”式建筑时，以共和、宪政为寓意，将建筑之形式美赋予厚重的底蕴。他设计的圆厅大楼使用了爱奥尼式柱廊，以采光穹顶统帅整栋建筑的构图，象征着美国人民对宪政共和等政治

制度的推崇。这一意蕴传递到清华。白驹过隙，时间虽然冲淡了潮流，却浓重了底蕴。即使如今人们已不再联想起建筑所承载的寄托，但大礼堂本身所负载的人文情怀亦足以令人动容。大礼堂见证了百年清华的发展，静静注视着清华学子的成长，清华校园里的平凡每一天都为大礼堂沉淀了独有的人文气质。她谦和而优雅，令人如沐春风。



大礼堂之美，美在观者有心。美学上讲，审美体验的起点是进入审美状态，这是审美主体去功利化、非概念化的过程，也是美感得以发生的前提。我们随时可以接触到美的事物，却并不总能随时感受到美的瞬间，其间的断裂就在于彼时的主体尚未进入审美体验，还没有用心感受。“美”和“美感”看似简单，却是最难言说的概念，因为把握“美”、“美感”首先就要求去除概念化的思维方式。大礼堂的美，不仅仅是她自有的气质、独特的底蕴，最必不可少的一环还在于驻足于大礼堂前的“我们”。这里的“我们”调动起全身感受，用心投入于审美过程，抛除世俗纷扰，才有机会在嘈杂的日常生活中观赏美。大礼堂，美也，而唯有心人方可得此美。

行文至此，不禁感慨，看似平常的校园建筑蕴含了如此多的历史人文、体现了如此的典雅优美，奔波于世间的你我，是否在庸碌中错过了太多“美”？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律硕士）